

書名：《元代宮廷與詩壇研究》

作者：陳漢文

出版：臺灣學生書局

出版日期：2024年9月

頁數：340頁

對比唐、宋與明、清，橫在其中的元代是詩歌史上受關注較少的時期。這一情況由多重原因造成，單就詩歌史而言，珠玉在前的唐宋詩成爲元詩不得不面對的壓力。雖然盛世圖景下，元人時有上法《詩經》、超躡唐宋的宣言，但在明、清人看來，元詩反成爲宗法唐詩而不及的詩歌史注腳。元詩的主體性也由此淹沒在後世的唐、宋詩之爭中，造成了元詩面目的模糊。伴隨元詩文獻整理的推進，以及學界關於元詩之空白的反思，近二十年來元代詩歌研究有了顯著發展。相關討論中圍繞元代館閣或者說宮廷詩人的研究尤可關注，因其關係到我們對元代詩壇及詩歌基本風貌的認知。宮廷文人寫作詩歌古已有之，但相較唐、宋詩中宮廷詩歌的位置，元代宮廷文人及其詩作不僅代表了一種一度風靡的詩歌風格和詩學理念，以“元詩四大家”爲代表的宮廷文人更成爲元詩史上無從繞開的一頁。問題在於如何進入元代宮廷詩歌。宮廷詩寫作往往伴隨明確的政治要求與書寫規範，這使得對宮廷詩的解讀區別於一般的抒情言志之作，需要另尋徑路。再具體到元代宮廷詩歌，史料的隱晦散雜、語言文化的障礙、宮廷唱和中君主的缺席，都進一步構成了我們解讀元代宮廷詩歌、還原其歷史語境的難題。這種情況下，既往圍繞元代宮廷文人的研究常將宮廷詩歌作爲輔助性材料，一般對元代宮廷詩歌的認識也多囿於歌詠王權、無關時政的舊有印象中。陳漢文教授的新著《元代宮廷與詩壇研究》，則以精要的文本細讀、史事考證與對宮廷詩人的歷史關懷，重新打開詩歌文本，揭示了有元一代宮廷詩人的生命圖景，是元代詩歌研究的新創獲。

除首章緒論與末章總結外，全書主體共由八個章節構成，圍繞元朝詩歌的

政治認同、宮廷詩的面貌及其反映的蒙漢文化、政治動亂中的宮廷詩人題詠活動等話題展開。貫穿全書的是作者對元代宮廷詩歌的全面爬梳、細讀，最終落腳在對宮廷詩歌價值的重估。正文的八個章節各有關懷，然亦可以從整體上劃分為兩個面向：二到五章圍繞詩歌本身，討論元代宮廷詩歌的發展階段、藝術面貌、文化新變；六至九章關注歷史亂流中的宮廷詩人們，藉詩歌與世變呈現這批詩人的心靈世界。

一、蒙漢並置與元宮廷詩之面貌

元代宮廷詩歌真正興盛要到延祐(1314—1320)前後，這也是前人關於宮廷詩人、詩歌的討論常限定於“元中葉”的原因。但考慮到元代國祚之短，所謂的“元中葉”實際上距離宋亡不過四十年，宋詩的痕跡依然在方方面面影響元詩。在此意義上，宮廷詩的興盛就不僅僅是一種上層士大夫的詩歌風尚，更關係到元朝立國後成長起來的第一批詩人對本朝的政治認同，以及元詩脫離宋詩之後主體性的建立。此為全書的討論不始於宮廷詩的興起，而始於“本朝詩”之成立的意義所在，同時也是元詩史上宮廷詩歌區別於前代的特殊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從整體上把握宮廷詩作的方法和視角。一方面，作者圍繞宮廷詩歌的寫作題材、空間意象、構詞方式建構起細密的分類體系，進而運用正興起的數位人文方法對這批宮廷詩歌進行統計。由此，書中扼要地梳理了元代宮廷詩歌發展的階段、創作傾向與風格特點，並對詩歌中蒙元王權可視、可知、可感的屬性進行了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因元朝皇室有限的漢文化素養，元代宮廷詩歌中鮮少應制詩或君臣唱和之作，君主的缺席似乎構成了將元代宮廷詩歌聯繫到更廣闊的宮廷政治、文化的又一障礙。有鑒於此，作者採用的方法是自宮廷賞賜文化以及相關的詩歌書寫入手，視此為君主介入宮廷詩歌的重要方式，進而反觀宮廷詩歌所書寫的元代王權特點。這一視角關係到賞賜文化在元代政治文化中的特殊性，因無論是所賞賜之御書本身還是以漢字書寫這一行為，都構成了蒙元君主尊重、延續漢文化的表現，以及將漢文化納入國家治理的立場，尤能引起漢族宮廷詩人之感興。作者於此的目的不僅在於對照前代的宮

廷賞賜、題詠文化，確認元代在宮廷詩傳統中的定位；更進一步，蒙元君主延續漢文化傳統的御書賞賜活動本就造成了元廷蒙、漢勢力間的張力。圍繞英宗遇害與文宗御筆兩個事件，作者藉相關的宮廷詩歌書寫呈現出蒙元混亂政局下王權的脆弱與遊移，發掘元代宮廷詩歌的政治深度。

二、三、四章將元代宮廷詩置於宮廷詩歌的傳統中比對特征、考察源流，第五章則從蒙漢文化並置的角度考察元宮廷詩新變，尤見作者對元代宮廷文化的深入理解。上文談到，蒙元宮廷文化的雜糅構成了把握宮廷詩歌文化語境的障礙，但同時這種文化異質性也促成了元代宮廷詩的新變，此為作者採用“蒙漢並置”之視角的重要創獲。具體來說，多元族群的文化聚合、語言混用，以及宮廷儀典中並行的蒙漢傳統，都對元代宮廷詩歌的書寫造成了新的挑戰。面對這種情況，詩人們在“無由說”的非漢文化領域內以蒙語音譯、漢元素填補、積澱新義等不同的方式輾轉騰挪，越出宮廷詩歌傳統，為元代宮廷詩延展出了新的文化意趣。此章圍繞宮廷詩歌中蒙元風物、音詞的解讀不僅顯示出作者開闊的視野，在詩歌史層面，相關討論更指向漢文化傳統下古典詩歌容括異質文化的韌性與限度。這一蒙漢並置的文化視域也引人反思，元詩主體性的成立固然始於對宋末以來“近世詩”的揚棄，但在這一傳統的漢文化詩歌史線索之外，如果忽視蒙元文化所催生的古典詩歌之新變，則我們對元詩的認知難為完整。

二、宮廷亂流與詩人的心靈圖景

正如錢穆先生閱讀明初諸臣文集時，對文字中每每流露出的故國情懷大生疑竇，治元詩者常注意到的一重詩歌張力，是元詩的“雅正”風貌與元代政治之動亂、血腥現實間的不協——二者共同的問題是士人們如何認知、記憶、書寫蒙元的政權與歷史。具體到宮廷詩歌，以宮廷詩最為興盛的元中葉（約 1294—1333）為例，四十年間八帝登基，伴隨這一過程的則是皇位爭奪、權臣傾軋所導致的一系列政治動亂。引人思考的是，以中和閒雅、思慮安靜為美的宮廷詩風如何從此種政治土壤中萌發。這一問題上，較易把握的是宮廷南方詩人筆下不時流露出的江南情懷，可被視作險惡政治下的遁世之思。較難回答的問題是，

數十年間的政治動蕩在宮廷詩歌中留下了怎樣或顯或隱的痕跡,以及生存於此種政治亂流中的宮廷詩人們究竟是以怎樣的心態進行記憶與書寫。此為全書後半部分處理的主要問題。

處理詩人與政治、歷史之關係的難點之一,是找到恰當的歷史事件以及圍繞此事件的一批有詮釋空間的詩歌作品,考驗作者對一代史事、詩壇的把握能力。就此而言,全書六到九章分別關注繪畫題詠、皇權爭奪、中朝政爭、詩集編錄等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時刻。相關事件在史書上或為濃墨重彩的一筆,或以幽微書寫埋藏於紙堆有待勾沉,共同點則是牽涉了一批重要的宮廷詩人及其詩作。其中的委曲意旨、書寫心態、政治情感在作者的解讀下顯隱畢現。這一部分討論較為突出的觀感有兩個方面,一是作者駕馭材料的能力,在詩歌、詩人、史事間來回遊走而甚有筆力;二是作者對這批宮廷詩人表現出的同情共感,以此作為深入他們心靈世界的密鑰。前者突出表現在第六章圍繞《金明池圖》及相關題詠的分析討論。作者不僅藉新見史料,還原了《金明池圖》所牽涉的仁宗潛邸時期遭遇的政變風波,由此回應了相關題詠中的難解之處。更轉而再藉《金明池圖》聯繫此後的英宗遇害事,以袁桷一系列題詠、記文的互文關係,揭示出這位代表性的宮廷詩人在詩歌中寓寄的議政意圖與諷諭深意,以見其史筆詩心。此節涉及的材料線索繁雜,然作者的討論筆暢意明,得以呈現政治旋渦中宮廷詩人書寫的隱微面向。

至於作者對宮廷詩人的同情共感,這一特別的寫作立場在七、八兩章的討論中尤其分明。南坡之變與明宗暴崩、文宗登基是元中葉皇位繼承的幽暗兩頁,其與宮廷詩歌的關聯在於,兩場政變中的輸家(英宗)與受益者(文宗)同為元代君主中行儒治的仁君代表,培養了一批重要的儒臣與宮廷詩人。因而對英宗遇害這一政治創傷的記錄與紓解,以及文宗治下漢族宮廷詩人面對政治壓力的自處,都成為宮廷詩歌書寫的重要主題而得到作者的關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進入詩歌文本的方式,其討論並不止於政治隱情的抉發與詩歌意句的闡釋,而是藉此呈現詩歌書寫對於宮廷詩人而言的公共、私人意義之所在,進而揭示宮廷詩人身處宮廷亂流中的複雜心態史。這顯示出作者對宮廷詩人心靈、情感的關懷與理解。如第八章圍繞文宗朝奎章閣與虞集、揭傒斯兩位閣臣的討論,

作者從澄清奎章閣的開閣動機談起，探析蒙漢君臣角力下奎章閣的政治敏感性。全章的落腳點則在於結合一系列閣藏題詠，細繹虞集作為文宗信用之文臣的審慎心態，以及更晚入閣、政治負擔較輕的揭傒斯的“諍臣”抱負與寄託於詩歌的政治理想。這一詮釋顯示出宮廷詩歌在元代政治場域中被賦予的價值與意義，同時更提醒我們，宮廷詩歌表面的中和雅正之風貌下有著複雜的心理層次與政治內涵。政局變易中，詩人的政治處境，及其對於宮廷詩歌、詩人身份的理解也不盡相同。自此切入，宮廷詩的豐富面向才能被充分揭示，元廷政治文化與宮廷詩風貌之關係的問題也能得到深入一層的回應。

總覽全書，作者圍繞元代宮廷與詩壇的討論大體呈現出立足詩歌、進入歷史、回到詩人的內在理路。這一線索下，元代宮廷詩歌的美學風貌與書寫傳統、歷史記憶與政治隱喻，以及宮廷詩人們的處境、創傷、信念，都在書中得到了細膩的梳理分析。回看元代宮廷詩歌的這段歷史，詩人們更多是以文學侍從的身份游離於權力邊緣。面對政治困局，其左支右絀的處境也使詩歌常流露出言難由衷、欲說反抑的猶疑情緒，未必見得前代詩歌的興象與思力。但這批詩歌是這個時代最富才華、也最重要的詩人們在特殊的政治、文化氣候下遺留的文學印記，尤應獲得文學研究者的重視。這應當也是全書收結於對元代宮廷詩歌之價值的討論，並期待其獲得“重新注視”的用意所在。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林立）